

孙云晓获奖报告文学选

中国少年报告文学丛书

青春阶梯

冰心题



贵州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孙云晓是一位深受当代少年朋友欢迎的青年作家。根据上千名中学生读者的请求，他从自己的获奖作品中精选出7个短篇和3个中篇，编成这部较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集。其中，有对中学生社团生活的全景式精采描述，有对封建遗毒摧残农村少男少女美好情感的愤怒鞭挞，有对“第三世界”中学生的深刻理解，有对腐朽教育思想的辛辣嘲讽等等。作品以娴熟的艺术手法近距离地表现了当代少年多彩的生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序

写不尽的少年心事

袁 鹰

面前有一套少年报告文学丛书的目录。略略浏览丛书八种一百三十多篇作品的篇名和作者，我实在止不住一阵阵兴奋和惊喜，犹如溽暑酷热中饮下了两杯清凉的冰水。

我分明看到少年儿童文学绚丽似锦的园圃中，突然绽放出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灿若云霞的新花。数量虽然还不算多，却是多姿多彩，落英缤纷，使人耳目一新，以至心颤神摇。

我又分明看到少年儿童文学越来越壮大的作者队伍中，在小说、童话、诗歌、科幻作品、戏剧……作者之外，又涌出一支新军。阵容虽然也还不

算庞大，却是精神抖擞，生机勃勃，使人在亲切中增添几分赞佩。

“新花”、“新军”这类词，也许都不十分确切，因为二十多年、三十多年以前，我们的少年儿童读物中都曾经有过它们的先行者。但是眼前这一大批少年报告文学作品，出现在我们国家崭新的历史时期，因而具有鲜明的新的信息，新的气质，表现了新的思想感情，新的气象，新的光彩。而这些，都是同过去任何时期、任何作品迥不相同的。

回想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我们曾经为一批描写少年英雄事迹的作品所感动。那时还不曾有“少年报告文学”这个名词，一般都以特写、新闻、通讯形式出现。它们向少年儿童和成年读者介绍过林森火、东山少年、刘文学、张高谦、草原小姐妹。这个传统被延续下来，一直到70年代的何运刚和努尔古丽，80年代的韩余娟和赖宁。这些作品，曾经在一代代少年儿童读者的心灵中掀起一次次热烈的浪潮。作品的小主人公们，继承革命战争中优秀儿童团员、少先队员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为保卫人民利益、国家和集体的财富英勇献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自己光辉的历史，深深打动亿万少年儿童的心。成为他们学习的楷模，在他们的人生道路

上长久地发挥榜样的威力。同样，这些作品也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成年读者，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样一批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爱憎分明、不怕牺牲的接班人而感到自豪和欣慰。

当然，在缅怀和崇敬的同时，我们不禁也会感到心痛。多好的孩子，多好的少先队员，承担了他们的年纪和体力难以承担的救灾、救火、抗御大风雪、同残暴敌人搏斗的艰巨任务，直到献出年轻的生命。一朵朵正在开放或尚未开放的蓓蕾，倏忽间就毁灭了。多少年来，这类险事绵延不断。不久前，我从报上还看到一条消息：河南林县授予在扑灭山林火灾中英勇献身的五名小学生以“少年英雄”称号，其中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只有十岁。将来如果出现描写这五位“少年英雄”扑灭山火事迹的文章，我可能是不忍卒读的。基于同样的心情，我赞颂写赖宁的优秀少年报告文学和其他样式的作品，赖宁的精神，赖宁的品质，如同黄金一样闪烁着光泽，将会成为一代代少年儿童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实在不忍心再看到赖宁式的悲剧，也希望同类题材的作品成为绝响。

少年报告文学正在大步跨入新的天地。它比以往更加广阔丰富，也更加深入细致；它比以往更加繁

复多变，也更加纯真自然。少年报告文学作家将会感到比以往更加肩负重任，却也会感到更加自由潇洒。

近十多年来，我们的祖国摆脱了种种沉重的枷锁之后，进入了辉煌的历史新时期。大动乱的年代结束了。固步自封、步履迟缓的年代结束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大潮，奔腾澎湃，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改变着万里山河的面貌，更改变着十一亿人民群众、包括少年儿童一代的精神面貌。伟大的时代，呼唤着崭新的文学。于是，少年报告文学的崛起和兴旺，便成为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必然的产物之一，自然地应运而生了。

90年代的少年，是跨世纪的一代。再过八年，他们就将披着满身光华，去叩开21世纪的大门。他们将以对人民的忠诚，对民族的责任，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才华和智慧，担负起前无古人的历史使命。他们理所当然地将成为华夏五千年历史上的一代巨人。今天，当他们还戴着红领巾或者刚刚佩上共青团团徽的时候，他们的豪迈气概和远大志向，他们对未来的思考、对生活的分析和对自己的设计，都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时代意识。这一代少年人的风貌，真使人高兴，使人振奋。少年报告文学作家孙云晓有句话：“我渴望能以毕生努力真实地描绘这代

巨人成长的风貌。”这句实实在在的话，透着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下一代深厚真挚的情意。而且，我猜想，他在写下这句誓词式的言语时，也必定充分意识到和体会到它的份量。走上这条路，不止是需要信念和汗水，还需要胆识和勇气。巨人和巨人时代的产生，永远不会是轻快和平坦的。

少年报告文学作家们向我们介绍了许多被誉为“神童”的少年英杰。无论在数学、物理、化学、现代科技、创造发明等等方面的国际比赛中，无论在写作、音乐、美术、体育或其他技艺的竞赛中，他们才华出众，勇夺奖牌，扬声海外，为国争光。每当我们从报告文学作品中看到他们的成长道路，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他们容光焕发地载誉归来，总要从内心深处涌出激动欣喜的波澜。然而，“神童”毕竟只占少年一代中的极少数，“巨人”，也是就时代的整体而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是目前未必都那么出类拔萃，而将来则可能是未可限量的普通少年。他们全都是跨世纪的一代，全都是构成巨人时代的基石。他们的心事如何？有些什么样的希望、追求、欢乐和苦恼？我们这些当家长、老师的，了解他们吗？理解他们吗？有人说中学生处于多思的年华，多梦的年华，那么，我们清楚他们的思和梦吗？由于

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思想中还存在不少弊端痼疾，为数相当多的少年，常常苦涩地自称或被称为“第三世界”、“无效人”，升学无望，难入所谓“重点学校”之门，而他们又是不甘沉沦、不甘湮没的，我们有什么权利将他们摒除在关怀的视野之外呢？

还有相当一部分少年，遭受种种不幸命运：家境贫困，父母离异，因疾病致残，幼年失学……他们的心灵上长时期罩着一层云翳，似乎天空总是灰沉沉的，黯淡无光，前途难测。尤其使我们感到揪心创痛的，是许多孩子至今还在受到封建主义遗毒和愚昧落后习俗的摆布、侵蚀以至摧残。难道他们不同样是华夏儿女、不应该同样享受到阳光雨露吗？为什么他们永远只能生活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呢？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对一些少年报告文学作者表示敬佩之忱。他们不是只奏《欢乐颂》，也奏《命运交响曲》和《悲怆交响曲》。他们并没有只注目于“小名人”头上的光环，而忽略对落后的教育体制作深刻的剖析。有的作者，更是蘸着血和泪对至今还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作无情的鞭挞和强烈的控诉。他们的作品可以使我们在同情、愤慨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封建遗毒同当前改革开放的大潮如此格格不入和

尖锐对立，在许多角落里还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摧残我们民族的幼苗！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也迫切需要少年报告文学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来为那些遭遇不幸的孩子们充当“保护神”！

每当看到反映当代少年生活的优秀报告文学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电视时，每当当代少年们崭新的风貌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萦回脑际时，我常常想起两位古代诗人的名句。一是李贺的“少年心事当拿云”，二是龚自珍的“少年哀乐过于人，歌哭无端字字真”，他们笔下的“少年”二字，自然指的都是青年时代。但我想，现在的青少年一代的心事和哀乐本是相通的，没有那么多的界限。只是少年人的心事，更容易真实地流露出来，也更富有浪漫主义的梦幻色彩；少年人的哀乐，更自然，更敏感，也更容易激动。整整一代人，都在深情地期待着、呼唤着少年报告文学和所有少年儿童文学的作者。

写不尽的少年心事啊！

1992年酷暑中

目 录



“邪门大队长”的冤屈…………… (1)

给一个山村女孩的信…………… (20)

“差生”的绝招…………… (33)

孙佳星的故事…………… (37)

在妈妈的新婚之夜里…………… (58)

中学“第三世界”的女生…………… (74)

青春社会场…………… (99)

美是真实的…………… (192)

一个少女和三千封来信…………… (207)

十四岁的探险家…………… (303)

两代人的握手 (后记) …………… (355)

“邪门大队长”的冤屈



每个“调皮大王”的背后，都有一段冤屈的历史。

——作者手记

一、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名字

大别山以北约四十公里的地方，有座不大不小的县城，名叫潢川，隶属河南信阳地区。据考古证明，该城西面的黄国故城，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这儿出土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的黄国历史和古老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

不过，我这次潢川行，并不是来考古的，我是受报社的委派来此地，向一所师范附属小学发奖的。这所小有名气的重点小学，在《新少年报》与中央电视台举行的“看电视、写故事”征文比赛中，荣获了“育苗奖”。

发奖会前后，尚有些闲暇时间，我被这儿空旷的原

野、狭窄的街道和忙碌的人群吸引着，勾起了采访的兴趣，想通过几个孩子的典型，探究一下此地少年儿童的生活。

按说，这种采访是有些让人为难的：没有线索，事先又未打招呼，怎么找到“典型”呢？潢师附小的领导和老师，倒不觉得难，因为重点学校自然有一些重点学生。

首先进入我采访本的，是五年级三班的王欢欢同学。提起这个小姑娘，老师们无不连声称赞。校长掰着手指，数道：

“连年的三好生，还得过优秀三好生呢；少先队大队长，优秀小演员，全县的小学生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故事演讲第二名，校广播员，鼓号队员，献词的领诵者……”

她的老师介绍说：

“这小妮特守纪律。上课的时候，边上的同学用胳膊顶她或用手拽她，她也一动不动。下课了，有时还在位子上想问题呢。”

“她饭不吃，也要完成作业。如果作业未做完，电视节目再好，她也不看一眼。”

……

我曾采访过许多这样的好孩子。他们不但很少给老师添麻烦，而且常常给学校争来荣誉，成为功勋学生。他们有着惊人一致的特点：听话、聪明、勤奋、有礼貌。因此，写这类孩子的文章，很难避免雷同的毛病。

“王欢欢有什么缺点么?”

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按说这是常理。可我这样提问，老师却为了难：

“缺点？王欢欢？”

她笑着摇了摇头，表示找不出来。我不甘心，换了种方式，继续问：

“班上就没有人对王欢欢有意见？”

这一次，老师没摇头，爽快地说：

“80年代孩子厉害，敢提意见。有个皮孩子说：‘王欢欢木马跳不过去，老师不能再包庇她了。’也就这一条，别的毛病找不出来。”

“这个皮孩子叫什么？”

“赵幼新。”

“他平时表现怎么样？”

“调皮大王！对谁都敢提意见。给人提意见能提到骨头缝里去。”

就这样，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赵幼新的名字，极偶然地进了我的采访本。

二、与众不同的提问者

我决定，暂不公开自己的采访意图。

发奖会那天，因为来宾如云，学校组织了各中队少先队队会观摩活动。为了观察王欢欢和赵幼新，我一直呆在五年级三班。

主持这个班队会的，是位高个子男生，名叫马波。他眉毛粗粗的，眼神中有些楞，举止挺大方地宣布：

“队会开始，各小队报数！”

我悄悄问了问身边的一位同学，知道了哪个是王欢欢，哪个是赵幼新。王欢欢个子极小，细眉细眼，穿件桔黄色的翻毛外套，戴一顶淡紫色绒帽。今天，她的任务很多，先是在出队旗时当护旗手，又指挥唱队歌，还要朗诵快板诗。

老师介绍得不错。王欢欢的朗读水平，在全班是一流的。她吐字清晰、准确，有板有眼，再加上同学们的掌声伴奏，显得非常合谐。不过，很容易看出，这个队会是经过反复准备的，是“背”出来的。

赵幼新呢？个子小小的，颧骨突出，最高处又白又亮，使一双黑眼睛像丘陵下的两潭深水。头顶黑色卷耳毡帽，身子前倾，两只胳膊伏在桌子上。他的神态有些索然。与王欢欢相反，没有任何抛头露面的任务交给他。

队会结束了。小司仪遵照老师的嘱咐，请我这位北京来的客人讲话。

我站在台上，望着一双双不同神色的眼睛，自然，特别注意到了赵幼新的目光。这目光，虽然专注，明亮，却像是透过一层阴云射出的。它似乎含着一种疑问、试探和焦灼的期待。

“我们报社在北京，同学们想知道些什么？可以随便

提问。”

也许是受了那双期待的目光的吸引，我没有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只想听听孩子们的问话。其中，特别想听听王欢欢和赵幼新会提什么问题。

教室里，洋溢着一种跃跃欲试的气氛。有的问北京最高的大楼多少层？有的问北京火车站多少亩地？有的问家长不让看电视对不对？有的问哈雷彗星到底是什么样子？等等。

王欢欢一直望着我，但始终未提问。

赵幼新的身子不安地动了起来，两只手一会儿放在桌子上，一会儿放在腿上。终于，他站起来了，以快得几乎让人听不清的节奏，问道：

“我想问问，写作文能写反面的事么？老师和家长只让我们写正面的事，对么？还有，写作文应该不 应该 真实？照抄别人的对不对？”

到底是赵幼新啊，一开口便与众不同，而且提问的锋芒如此犀利！

我感到一阵惶然。全班同学和他们的语文老师，此刻就在我的面前，我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既不能让他失望，也不能让老师下不来台。思索一会儿，我这样说：

“反面的事可以写。不过，老师让你们写正面的事，也是好意，怕你们把握不了反面的事情。作文应当真实。抄袭别人的文章是不对的。”

说这番话的勇气，一半是赵幼新给我的。我的脑子乱

哄哄的，交织着一个中心问题：

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有了一个新的决定：把采访的重点，转向赵幼新。

三、一位老人眼里的赵幼新

经过粗略的寻问，我对赵幼新的家庭及经历，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赵幼新并不是潢川人。他的爷爷祖居河南驻马店，大学毕业，当过数学教师，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不久，老伴去世。他一人先后在外地流浪十余年。他的儿子流落在江西波阳定居，成了家，这才有了赵幼新。所以，赵幼新应当算江西人。

1980年，爷爷的错案平反后，孤身一人来到潢川县。因为年岁已大，精力不济，不再任教，做了潢川高中的图书管理员。

老人一生坎坷，却因未尽祖父之责而愧对子孙。当他看到潢川的教育质量高于江西波阳山区，便主动提议，把6岁的孙子赵幼新接来此地读书，希望赵家能出一个人材。

这位动荡了半生的老人，自然希望安宁的生活。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孙子竟淘气得格外出奇，让他整日提心吊胆。

赵幼新的户口，已经拖了五年，一直落不下，据说需要特殊证明。直到现在，他还是个吃高价粮的“黑孩子”，

这也是老人的一个心事。

.....

这天晚上，我想约这位老人聊聊，不料，他已带着孙子看电影去了。我便在招待所里，一边看书，一边等他。

约摸一个多小时后，不紧不慢的敲门声，叩响了几下。一个脸色黝黑、驼着背的老者，出现在门口。一问，果然是赵幼新的爷爷赵一柏。

任我让座沏茶，老人并不多谢。他默默地坐下，脱下帽子，露出青色的光头。从他从容、缓慢的举止，似乎可以看出，艰难岁月的磨砺，已使他漠然世事。

听我问起赵幼新，他神态平静地说道：

“我这孙子天不怕，地不怕，胆子极大。按说，农村的孩子进了城，一般都怯场吧？嘿，赵幼新？没有一个他怕的人！”

“个性太强！4岁的时候，他与人打架，被他爸爸吊在树上打。您猜他说什么？他说：‘要打就打死我，别吊着我难受！’至今，他的腰上还留着那时的伤疤呢。”

“他在山沟沟里长大，不怎么懂礼貌。就我这光头，他说得难听死了，我也不批评他。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限制严，我好大了也不敢讲话。赵幼新从小敢讲话，不容易，我不能伤了他的锐气。”

我插嘴问道：

“赵幼新自己的主意大吧？他想干点什么明确么？”
老人摇摇头，说：